

說小情言

仇情

行印室書學國

說小廿二

仇十耕

行印室書學圖

中華民國三年一月出版

精仇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著作人：法人克林各爾
譯述者：君牧
印刷者：國學書室
發行者：大共和日報館
上海四馬路二十號

特約販賣所
大共和日報館
上海四馬路東首

譯者自叙

曩歲留學日本東京。會暑假停課。偕適盦僦居神田猿樂町之某處。夏無
聊。頗苦岑寂。一夕漏甫下。聞剝喙聲。呼下女啓關。一人翩然入視之。同里
君也。適盦與余起肅之坐。抵掌談甚歡。岑君顧余曰。君胡久不出。余曰。無他。
畏酷暑炎威耳。岑君曰。傍晚暑退。宜出運動。藉吸空氣。以祛溽暑。否則有碍
衛生。非所宜也。昨余至淺草公園。魚更二躍。猶徘徊於林間。不忍歸。以其爽
朗。不啻置身清涼界也。嘗至此。忽探懷出一小冊授余曰。昨得是書於草次。
意必游人所遺。遲其主人。擬以歸之。乃久之竟不復來。君試讀之。余受而閱
之。乃法人克林各爾日記也。余習法文程度殊淺。其中多有難解者。乃受滴
會。適盦深於法文。啟而讀之。第見其忽爾蹙眉。忽爾領首。忽爾喜。忽爾愕。久

之不忍釋手。似頗有意趣者。後乃丐於岑君。留以竟之。岑君去適盦與余倚窓延爽。顧余曰。君亦知書中人之佳遇乎。余曰。未之能詳。願以聞我。適盦曰。是書主人乃法人。而遊於日本者。書中載有一段艷情。頗爲美滿。今課停無事。余口譯而君筆述之。不數日當成一小說。亦消夏之一助也。余曰。諾。適盦乃譯以漢語。余從而敷敘成文。不十日。一完全無缺之艷情小說已出現。至其無關斯事之記載。一律從刪。以歸簡淨。書成。會岑君來。因歸其原本。而以是譯示之。岑君讀其文如右。(以下克林各爾自述語)

一千九百零一年三月十五號。余自奧京維也納歸巴黎。解裝於恩談街之賓林旅館。千二百五十一號之樓室。窗臨通衢。其下車馬往來如織。幸余所居高在第四層。距地稍遠。故尚不厭其塵囂。一日搖鈴午膳。館僕導余由機梯降至第二層。樓面餐堂見堂設長式餐席數十。每檯約對坐三十人。余因就第二席。

坐食次。忽見第五席。一人面向前坐。便服科頭低首。大嚼視其後。頗類舊友。師威君。然瓶花掩映。觀之殊不眞切。且餐堂例遇知交。不得長談。以妨他人。因且食。且留意目之已。而食撤。余先趨出。止於餐堂門外。俟少頃。果師威君從衆旅客中出。驟覩余面。現驚喜過望狀。急前握手。余手道契闊。因肅余入其室。探懷出雪茄。授余。又自取一引火。徐徐吸之。相對倚榻。坐師威君詢余之行藏。余爲述卒業遊歷之梗概。轉問近况。師威君以從事某行。因歎未集。故尙未入而任事。對有頃。師威君語余曰。人生不相見。動如參商。與子久別。今乃邂逅逆旅。亦大不易事。且子遊歷名勝。所得實多。不可不賀。今晚擬假地治具。爲君洗塵。君意云何。余感其意。允之。言次。一僕報客來。以刺付師威。余起從旁視之。見刺書麥加理三字。不註籍貫。生業師威君領之。僕乃去。少頃導一少年。昂然入其人碧睛黃髮。深目高顴。望而知爲陰刻寡情之輩。少年與師威君禮畢。轉面向余。

作鷹視雙眸炯炯有光。師威隨爲余介紹曰：此克林名爾君烏葛大學礦科畢業生，新自維也納遊歷歸者。余與少年爲禮察其意似頗不屬。余不耐因向師威君興辭歸室，臨窓命筆作函，四分致維也納等處，各知好書成呼館僕使投之本邸郵部，隨取雪茄吸之，倚窓閒眺，少頃聞叩扉聲，啓視之乃師威君見訪。急延之入。師威君笑謂余曰：頃倉猝間竟忘問君室號，數幾不可尋。嗣至司闈處，取閱客簿，始查得君名。余延之坐，師威曰：刻已五時，其偕遊公園，然後赴飲。乎余唯唯，言下取大衣着之下鍵而出。途次，余與師威並肩緩步，且談且行。時晚霞麗，彩日薄崦嵫，綠樹陰濃，蒼翠欲滴，令人胸襟爲之一鬯。正顧盼間，突一雙輪，橡皮馬車出余肘後上坐。一老者着紳士服，白髮高冠，鬚眉奇古，長髯披拂，胸前一手執絲鞭，一手握馬韁，六轡在手，一塵不驚。旁一麗人，年約十八九，以來楊柳蠻腰，櫻桃素口，丰神綽約，舉世無儔。冠白羽細草冠，御淺紅水絹衣。

鬢影。鞭絲顧盼已杳。余目爲之奪。心爲之動。不自覺其視線之與車俱遠。師威君微覺之。屢日余爲顏慮。乃俯首急行。及入公園。循花下小徑。隨意遊眺。見細草鋪茵。山花列障。低徊其間。塵念一空。因與師威君列坐鐵椅。吸烟憩足。時遊女如雲。往來如織。或携手徐行。或花陰小語。各適其適。其樂陶陶。園之西臨貝加爾湖。波澄似鏡。可數游鱗。忽隔岸禮拜堂鐘聲。渡水而來。其聲淵淵。如在天際。默數之已報六時三十分矣。未幾。暮烟漸起。游人皆逐隊出園。師威君亦與余振衣而起。相携而行。及出至停車場。忽見前在途中所遇麗人。方從老者歛裙登車。余不覺爲之駐足。延佇。女似覺之。忽回眸一顧。徐徐振轡而去。余度其必亦游園甫出。獨恨適間未得遍游。致失交臂耳。心中悒悒。旋從師威君登酒家樓。舉杯酬酢。余心念粲者頗涉遐想。師威君詢余游歷勝境。余略述一二。漫應之。旋即默然無語。有頃。師威君忽語余曰。適間途次。兩見之麗人。君識之。

否。余驟聞之。色然而驚已而答曰。余不之識。且生平實未覩此佳麗。師威君微
哂。繼曰。君願識之否。曰。固所願也。君倘識之。幸爲余介紹。師威君聞余言。遽搖
首作色曰。大難。大難。彼美富室女也。君不見車馬之盛。服飾之都耶。其父曰巴
溫德司。卽頃與女同車之叟。白鬚而高冠者也。巴溫君曩充上議院議員。頗著
名譽。近坐擁厚資。退居林下。惟其夫人早逝。數子又皆以痘瘍存者。僅此女公
子。故巴溫君愛之如掌珠。非富貴相埒者。不令從之遊。故女年已逾笄。猶待玉
臺之聘。以此故也。君固寒士。何必遽作攀附想。恐事必無濟。徒亂人意耳。余驟
聆斯言。頓如置身於北冰洋積雪中。嗒然若喪。不復能置一詞。少頃。勉向師威
曰。然則巴黎豈少貴遊子弟哉。何乃父竟無一富者乎。師威君曰。是亦不然。
蓋此女相攸別具正法眼藏。固不斤斤以門第。棺繩。第年。未花信。於律尚無自
主婚配之權。故雖屢梗父議。而亦難於自擇。惟其父則以愛之故。亦不忍強拂。

其意耳。余聞之有所悟。乃不復言。師威君復曰。余近有女友雪克姑娘者。爾亦知其人否。余曰未也。願聞其詳。師威君曰。雪克亦明媚且嬌豔。善談其先亦巴黎富室。今雖中落。然猶小康。足自給。近以避囂。故貨其宅而奉母居別墅。其地曰田中村。距巴黎僅二十里。女每來巴黎。輒訪余同遊。前星期猶偕余買醉於此。言至此。顧侍者曰。雪克姑娘近來。未侍者曰。昨下午三時。雪克姑娘來似有事。未暇飲。索蘇格蘭威忌士酒一瓶。即携之。匆匆驅車去。余聞而心稍艷羨。然度世界美人當更無出巴溫君女公子右者。隨亦置之。師威君繼謂余曰。雪克日內偷至旅邸訪余。余當爲君介紹。俾一識其人。君頗願見之否。余唯唯已而飲畢。余起作謝。師威君簽字而出。偕適旅舍。一日午餐既畢。掩戶休息。忽聞有人以指叩扉。啓門問之。乃師威君也。見其著便服。口啞。雪茄一手。挿衣袋中。一手與余爲禮。余延之入坐。談一時許。甚歡洽。師威君忽告余曰。余友葛慕爾提。

督邸中。今夜設跳舞會。君有興。盍偕往觀禮。余諾之。師威君暫辭去。至晚膳後。余櫛沐易衣。與師威君同出。則車馬已俟於道。因升車。展轡。經愛彌思街。白司弗克河濱而至。提督葛慕爾君邸第至。則見甲第宏深。氣象嚴肅。門前車馬魚次鱗比。余與師威君下車。歷階而升。有數十級。始及門。門楣四周遍懸裏彩。間以松柏花枝。入門。登樓。沿梯鋪以細毯。旁列盆花兩行。鮮妍悅目。及二層樓中。乃一極大廳事。周列電燈數百。一室通明。無異白晝。男女來賓。無慮千人。裙屐翩躚。履舄交錯。時紅氈上已作蹲蹲之舞矣。余立於人後。竊冀與巴溫君之女公子一遇。以飽眼福。因縱目尋之。無如稠人廣衆。粉黛錯雜。視線屢爲迷亂。久之不得。無已。姑退坐於後。歷二十分鐘。忽遙聞批霞納之聲。起於室隅。幽咽抑揚。動人心魄。因起尋聲而往。即而視之。瞥見一女郎。斜倚琴床。從容按拍。天香國色。麗絕人寰。不意卽余曩所思慕。頃所物色之巴溫姑娘也。余於彼時驚

喜欲狂舉止無措思欲竟前致詞又恐無因而至唐突西施踏距無計欲前復却無已姑俟其一闋告終再陳傾慕因強制心神屏息側立目光不少瞬約四十鐘琴聲忽變其音哀怨而長一字百折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余爲之心戰神搖不能自主正出神間琴聲戛然而止余整衣而前方將致詞突一少年轉至女前免冠鞠躬不知作何語見女微一躊躇少年又喃喃多時女始回首旋從少年冉冉入於人叢余之視線亦與之俱及舞台一女退見彼少年竟携女翔步而登連翩對舞其時樂聲大作電火倍明麗服華顏異彩四燭且兩人跳舞進退急徐一如節奏觀者羣相贊嘆鼓掌如雷余則心灰氣結目直舌橋倚柱斜立肺葉相擊度是時面上必無復有人色矣羨妬之餘忽憶彼少年者面目似曾相識但不記何時何地曾一謀面思索久之始憶彼即曩日師威君之客名麥加理者是也余正在凝思女旋舞畢退下再視之則已隨衆散去余懊

喪若失。忽忽無語。旋見麥加理轉至。師威君前執手爲禮。師威君祝其豐福。之厚舞技之神。麥加理聞而愈形矜張。之色微笑曰。君視大查姑娘與與可稱璧人。一對否。余聞是語。幾欲作嘔。師威君復極口諛之。余更不可耐。憤將致以誚讓。繼念此等輕薄少年。固不足齒。余何屑人前與之較短長。然巴溫君之女。所謂美查姑娘者。以彼天生麗質。乃竟與此輩齷齪奴游。未免名姝削色矣。余旣鐘情與女。誓必竭我能力。以護惜之。必不聽其竟陷於儇薄兒。手心中計議定。乃促師威曰。已十一時矣。曷歸休。何事語刺刺。師威探時計。視之良是。乃與麥作別。出而登車。途次余微叩麥之家。世詎師威君。鄭重而言曰。麥加理君故巴黎世家子。乃祖乃父皆爵上卿。有聲譽。自其父歿。渠隨襲男爵。家資富厚。起居埒於王侯。所惜少年氣盛。視幃中人。曾糞土之不若。故再娶。皆以勃谿中道仳離。耳。少停復曰。渠現正賦縲居近慕巴溫君。女公子之色。不日將致冰委禽君。

不見今夜相對跳舞時已如鶼鶼比翼乎若而人者庶可爲此女快壻而無憾矣余聞斯語幾欲掩耳却走若非身居車內無可避地則去之若浼矣陰念師威君何昏憒乃爾耶轉念間車已止於賓林館門之外乃入門而與師威別歸室即裸被偃臥奈胸次逼迫展轉不能成夢枕上反覆久之聞街頭車馬之聲漸稀已而遠處大時計已報二時猶反側不寐不得已攬衣重起繞室徘徊少頃啓幃閒眺夜景時窓外月明如晝遠近樓屋高下參差不一遠處樓屋亦間有燈火未熄如晨星錯落其光自窗內射出夜氣沉沉其涼如水用是塵襟漸滌心次稍開未幾忽天末風來隱約有斷續鼓琴之聲颺入耳際不覺頓觸葛慕爾提督邸中情景心事重重閒愁又起其懊恨扼腕真有昔人所謂一萬遍長吁短嘆五千回擣枕極床之慨矣鐘鳴四下重復就寢黑甜一枕向午始覺早膳畢正苦無聊忽館僕來謂有人以電話語余請往接談余隨至電話房就

按機鈴手傳語筒置耳際少頃聞小語曰君其密司忒克林各爾耶余對曰然
 ●●君何人何事見教請即示知少頃曰余名福威郭特寓荷倫街五百八十
 三號電話七零二六五余欲集股開馬加理山礦知君邃於此學欲延共事不
 知君肯見助否偷承允諾祈於禮拜四下午枉顧敝寓面訂一切余答以謹如
 約當以禮拜四日詣前電鈴一響語遂寂然乃還室稍憇惟日來抑鬱不平之
 氣時觸腦際旋訪師威君已鍵戶出益無聊賴因獨遊公園冀有所遇至則士
 女如雲而意中人之蹤跡杳杳爲之惆悵低徊久之頗具美人不見零涕空山
 之感及信步出園忽遇師威君御一亨思美車按轡徐來共載一女郎年約二十
 以來衣裙修潔貌亦端妍車止師威携女下與余爲禮顧女曰此君卽克林
 各爾適所介紹者也女驟然凝睇與余執手余始知即冀曩日師威所謂雪克
 姑娘因極道傾慕復相將入園游覽余私計雪克之美雖不逮美查然一種嫋

媚嬌慾之態較美查亦不多讓而女與余亦一見甚相愛談笑如夙契者然余益愛之覺心志稍寬視園中一草一木一花一鳥皆精神倍出嫣然欲笑非復適間紅愁綠慘之氣象矣繼而轉念使美查在此不知園中景物當更如何生色由是反復繆思不覺神往雪克與余語余竟他顧而未聞師威君從而肘余余始覺而倉皇不知所對女覩余狀不覺粲然笑曰君有何意中人而累君苦恩如是耶師威君笑曰余知之渠欲友巴溫君女公子美查姑娘苦不得其階故時咄咄真措大思啖天鷺肉耳女顧余曰真耶易耳余能爲君致之君將何以爲報余勉應曰密司能爲我通殷懃使若人而知有余之思慕於願已足非敢有他希冀也倘能辦此惟君所命雪克曰此更易易第無可徵君焉信余余必爲介紹使與君一握手以驗余言之不謬至於締交則視君好自爲之耳余聞而狂喜因握雪克纖手致謝者再師威君惟目笑余不作一語余欲介師威

瓶雪克於酒家。雪克以其母在寓候。共膳堅辭不赴。余知不能屈。乃罷旋出園。
 雪克執余手。珍重而別。余乃與師威步引歸旅館。歸後數日。不得雪克音耗。心
 中頗志忑。因微語探師威。師威哂曰。君大不解事。雪克前言戲耳。若渠識此女。
 余豈有不知者哉。余聞而惄然。若失然念。雪克言之鑿鑿。究不信其無端見誑。
 所思必再見。雪克以質實之。至星期四日午後。命使者備一車。訪福威郭特君。
 至門投刺。閨人肅余入見。宮室巍峨。陳設華煥。繼福威君出見。年五十餘。狀貌
 修偉。舉止凝重。望而知爲長者也。福威君向余極道景仰。並述見招意擬俟集。
 有成本邀。余先往一勘。余諾之。福威言次。以圖柱示。因縷晰爲指導。而璧劃之。
 並定草章。數則福威君歎余茶點。歡然訂交。而別及余驅車歸旅館。忽於案頭。
 得師威君手迹。道雪克已自鄉來。今夜八時。於芬格大劇場九十一號。廂內候。
 余委事當有好音。幸勿失約。自悞云云。余閱畢。隨置之衣袋。疑雪克今夕邀美。